

百草园之华

鲁迅杂文主题话语辑

王纯真 编

BAICAORYUAN ZHI HUA LUXUN ZAWEN ZHUTI HUAYU JI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王纯真 编

百草园之华

鲁迅杂文主题话语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草园之华:鲁迅杂文主题话语辑/王纯真编. —
镇江:江苏大学出版社,2011.4
ISBN 978-7-81130-215-8

I. ①百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鲁迅杂文—选集 IV.
①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7850 号

百草园之华:鲁迅杂文主题话语辑

编 者/王纯真

责任编辑/吴昌兴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3089

传 真/0511-84446464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丹阳市兴华印刷厂

经 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/890 mm×1 240 mm 1/32

印 张/5.5

字 数/162 千字

版 次/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81130-215-8

定 价/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(电话:0511-84440882)

写在前面

鲁迅杂文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史诗，有着深广的视野和无比丰富的内容，对理解中国社会、中国历史和国民性，以至对当前的思想文化建设，都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。

本书共收录鲁迅言论 808 条，分成 14 个主题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鲁迅杂文（包括论文、书信）所涵盖的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，这也许是它区别于其他语录选本的主要之点。希望此书能给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查询上的方便，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阅读鲁迅、理解鲁迅的园地。

郁达夫说：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，爱戴，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在有的名人主张“少不读鲁迅”，有些人主张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课本撤退的今天，编者热切地盼望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地走上百家讲坛，宣传鲁迅，弘扬鲁迅的思想和精神。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民素质的提高，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因为“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”（毛泽东语）。

谨以此书献给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。

2010 年 1 月

目 录

一	中国社会与中国史	001
二	国民性	015
1	面子与做戏	017
2	势利与中庸	018
3	保古、卫道与排外	021
4	看客	023
5	无特操	026
6	雷峰塔现象	029
7	十景病与其他	030
三	众生相	032
1	奴隶与奴才	032
2	帮忙与帮闲	034
3	雅人与俗人	035
四	改革	039
五	革命	054
六	抗日救亡	060
七	教育与立人	063

八	女子与孺子	069
九	青年与路	078
十	科学	083
十一	文学艺术	087
1	文艺与社会	087
2	文艺家	092
3	文艺创作	101
4	文艺批评	113
5	作家与作品	117
十二	阅读与鉴赏	136
十三	语言文字与翻译	143
十四	心路	152

一 中国社会与中国史

现在许多人大有恐惧；我也有大恐惧。

许多人所怕的，是“中国人”这名目要消灭；我所怕的，是中国人要从“世界人”中挤出。

我以为“中国人”这名目，决不会消灭；只要人种还在，总是中国人……

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，协同生长，挣一地位，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，道德，品格，思想，才能够站得住脚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。而“国粹”多的国民，尤为劳力费心，因为他的“粹”太多。粹太多，便太特别。太特别，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，挣得地位。

（《热风·随感录三十六》1918）

试看中国的社会里，吃人，劫掠，残杀，人身卖买，生殖器崇拜，灵学，一夫多妻，凡有所谓国粹，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(?)恰合。拖大辫，吸鸦片，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。至于缠足，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，第一等的新发明了。

（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二》1919）

中国社会上的状态，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：自油松片以至电灯，自独轮车以至飞机，自镖枪以至机关炮，自不许



“妄談法理”以至护法，自“食肉寝皮”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，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，都摩肩挨背的存在。

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，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，拼开饭店一般，即使竭力调和，也只能煮个半熟；伙计们既不会同心，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，——店铺总要倒闭。

（《热风·随感录五十四》1919）

不论中外，诚然都有偶像。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；那影响所及，便成功了宗教改革，法国革命。旧像愈摧破，人类便愈进步；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，与人道的光明。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，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。

……与其崇拜孔丘关羽，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；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，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。

（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六》1919）

中国人对于异族，历来只有两样称呼：一样是禽兽，一样是圣上。从没有称他为朋友，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。

（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八》1919）

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，修史时候设些什么“汉族发祥时代”“汉族发达时代”“汉族中兴时代”的好题目，好意诚然是可感的，但措辞太绕湾子了。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——

一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

二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

……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
（《坟·灯下漫笔》1925）

实际上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“人”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。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，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，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。强盗来了，就属于官，当然该被杀掠；官兵既到，该是自家人了罢，但仍然要被杀掠，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。这时候，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，拿他们去做百



姓，——不敢，是拿他们去做牛马，情愿自己寻草吃，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。

（《坟·灯下漫笔》1925）

我常常想，凡有来到中国的，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，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，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！

（《坟·灯下漫笔》1925）

因此我们在目前，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，有烧烤，有翅席，有便饭，有西餐。但茅檐下也有淡饭，路傍也有残羹，野上也有饿莩；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，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（见《现代评论》二十一期）。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……

……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，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，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。

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，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
（《坟·灯下漫笔》1925）

华夏大概并非地狱，然而“境由心造”，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，其中有故鬼，新鬼，游魂，牛首阿旁，畜生，化生，大叫唤，无叫唤，使我不堪闻见。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，以图欺骗自己，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。

（《华盖集·“碰壁”之后》1925）

中国各处是壁，然而无形，像“鬼打墙”一般，使你随时能“碰”。能打这墙的，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，是胜利者。

（《华盖集·“碰壁”之后》1925）

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，指示着将来的命运，只因为涂饰太厚，废话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。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见点点的碎影。但如看野史和杂



记,可更容易了,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。

……试将记五代,南宋,明末的事情的,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,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,仿佛时间的流驶,独与我们中国无关。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,是宋末,是明季。

(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 四》1925)

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。这长城的构成材料,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。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,将人们包围。

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?

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!

(《华盖集·长城》1925)

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。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,说,那地方真古怪,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,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。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。

(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 九》1925)

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,打完屁股之后,叩一个头道:“谢大老爷!”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。

(《坟·从胡须说到牙齿》1925)

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。

我觉得革命以前,我是做奴隶;革命以后不多久,就受了奴隶的骗,变成他们的奴隶了。

……

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,然而又不是故意的。

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。

退一万步说罢,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,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,实在已经失传了,虽然还只有十四年!

(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 三》1925)

记得好几年前,是“兵谏”之后,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,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:他们那里是会议呢,在酒席上,在赌桌上,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。他就是受了“公论不



发源于酒饭说”之骗的一个，所以永远是愤然，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，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，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。

（《华盖集续编·送灶日漫笔》1926）

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，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，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，清重帖括而有“且夫”“然则”。总而言之：那魂灵就在做官，——行官势，摆官腔，打官话。

（《华盖集续编·学界的三魂》1926）

中国现在的事，即使如实描写，在别国的人们，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，也都会觉得 grotesk。我常常假想一件事，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；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，却往往更奇怪。在这事实发生以前，以我的浅见寡识，是万万想不到的。

（《华盖集续编·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1926）

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，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，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——

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，是一件事的开头。

墨写的谎说，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

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！

（《华盖集续编·无花的蔷薇之二》1926）

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，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，是先因为被人认为“可恶”，这才终于犯了罪。

许多罪人，应该称为“可恶的人”。

（《而已集·可恶罪》1927）

凡为当局所“诛”者皆有“罪”。

（《而已集·小杂感》1927）

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”这里以为平常的，那边就算过激，滚油煎指头。今天正是正当的，明天就变犯罪，藤条打屁股。

（《而已集·谈“激烈”》1927）

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，原因即在包围，因为猛人虽有起伏兴亡，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。

（《而已集·扣丝杂感》1927）



无论是何等样人，一成为猛人，则不问其“猛”之大小，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，围得水泄不透。那结果，在内，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，有近乎傀儡的趋势。在外，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，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。

（《而已集·扣丝杂感》1927）

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，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，因为通常我们晓得，某朝的年代长一点，其中必定好人多；某朝的年代短一点，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年代长了，做史的是本朝人，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，年代短了，做史的是别朝人，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，所以在秦朝，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沒有。

（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1927）

魏晋时代，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，而实在是毁坏礼教，不信礼教的。表面上毁坏礼教者，实则倒是承认礼教，太相信礼教。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，是用以自利，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，如曹操杀孔融，司马懿杀嵇康，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，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，不过将这个名义，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。

（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1927）

对“教育当局”谈教育的根本误点，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：以为他要来办“教育”。其实不然，大抵是来做“当局”的。

（《而已集·反“漫谈”》1927）

天下有许多事情，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。总要上谕，或者指挥刀。

（《而已集·忧“天乳”》1927）

盖天下的事，往往决计问罪在先，而搜集罪状（普通是十条）在后也。

（《三闲集·通信》1928）

中国的衙门，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。

（《二心集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》1931）



在这“国难声中”，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，各种古的沉滓，新的沉滓，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，在水面上转一个身，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。

……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，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，所以因此一泛，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，而最后的运命，也还是仍旧沉下去。

（《二心集·沉滓的泛起》1931）

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，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，对于人，是一向非常重视的。至于偶有凌辱诛戮，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。皇帝所诛者，“逆”也，官军所剿者，“匪”也，刽子手所杀者，“犯”也……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，就先行御赐改称为“阿其那”与“塞思黑”，我不懂满洲话，译不明白，大约是“猪”和“狗”罢。黄巢造反，以人为粮，但若说他吃人，是不对的，他所吃的物事，叫作“两脚羊”。

（《准风月谈·“抄靶子”》1933）

有人说，中国的国家以家庭为基础，真是有识见。

（《准风月谈·礼》1933）

有些慷慨家说，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。此说其实是的确的，穷人在实际上，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。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，也会无端被“踢”，送掉性命的：落浦。

（《准风月谈·踢》1933）

国事有治国者在，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。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，可又并不鄙视小民，倒给与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权利，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。这是太平的根基，从古至今，相沿不废，将来想必也不至于便废。

（《准风月谈·新秋杂识（二）》1933）

战争，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？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，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。

（《伪自由书·对于战争的祈祷》1933）



仗自然是要打的，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，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，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：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。

（《准风月谈·新秋杂识》1933）

好人的子孙会吃苦，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，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，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，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，然而秦桧，严嵩……的后人呢？……

（《准风月谈·我谈“堕民”》1933）

笑里可以有刀，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，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那就是造谣言。但一面害人，一面也害己，弄得彼此懵懵懂懂……

谣言世家的子弟，是以谣言杀人，也以谣言被杀的。

（《南腔北调集·谣言世家》1933）

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以此成大事者，古来无有。

（《南腔北调集·捣鬼心传》1933）

中国学问，待从新整理者甚多，即如历史，就该另编一部。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，明如何佳，其实唐室大有胡气，明则无赖儿郎，此种物件，都须褫其华袞，示人本相，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，莫名其妙。其他如社会史，艺术史，赌博史，娼妓史，文祸史……都未有人著手。然而又怎能著手？居今之世，纵使在决堤灌水，飞机掷弹范围之外，也难得数年粮食，一屋图书。

（《鲁迅书信二·330618 致曹聚仁》1933）

前清末年，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，有“宁赠友邦，不给家奴”的口号，汉人一知道，更恨得切齿。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？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，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，即“人同此心”的实例了。

（《伪自由书·文章与题目》1933）

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，总爱无中生有，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，他们不但歌颂升平，还粉饰黑暗。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，尚其小焉者耳，大至胡元杀掠，满清焚屠之际，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，难妇题壁的诗词来，这个艳传，那个步韵，比对于华屋丘墟，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》1934）



报载余姚的某乡，农民们因为旱荒，迎神求雨，看客有带帽的，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。

.....

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，出而劝阻迎神，被大家一顿打，终于咬断了喉管，死掉了。

.....

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，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，无教育的农民，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，依然是旧日的迷信，旧日的讹传，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。

（《花边文学·迎神和咬人》1934）

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，做一部《格利佛游记》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，说在二十世纪中，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，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，作法求雨，赏鉴“胖女”，禁杀乌龟；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，主张男女分途，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。那么，远处，或是将来的人，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，随意捏造，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。

然而这的确是事实。

（《花边文学·奇怪》1934）

大明一朝，以剥皮始，以剥皮终，可谓始终不变；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，还偶然可以听到“剥皮揎草”的话，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，听故事；有些事情，真也不像人世，要令人毛骨悚然，心里受伤，永不全愈的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》1934）

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，总不免同时想：“扬州十日”，“嘉定三屠”这些小事情，不提也好罢，但失去全国的土地，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，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，这买卖，究竟是赚了利，还是折了本呢？

（《花边文学·算账》1934）

现在不说别的，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



段，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毀，抽毀，剷去之类也且不说，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是许多人颂为了一代之盛业的，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，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……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》1934）

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，若在中国，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，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。在社会上，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，善于点灯，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。然而秦始皇一烧书，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，至于引为希特拉烧书事件的先例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1934）

自有历史以来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，奴隶，敲掠，刑辱，压迫下来的，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，也都身受过，每一考查，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》1934）

幼小时候，我知道中国“盘古氏开辟天地”之后，有三皇五帝，……宋朝，元朝，明朝，“我大清”。到二十岁，又听说“我们”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，是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。到二十五岁，才知道所谓这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，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，我们做了奴才。直到今年八月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，翻了三部蒙古史，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“斡罗斯”，侵入匈奥，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，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，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，应该他们说“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，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”的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随便翻翻》1934）

在中国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……

在中国的王道，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，其实却是兄弟，这之前和之后，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。人民之所讴歌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，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。

……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，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



王道者，是妄言，说现在还有者，是新药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1934）

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，亦无世界史，妄人信口开河，青年莫名其妙，知今知古，知外知内，都谈不到。当我年青时，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，下垂者为国粹，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，汉唐画像，须皆上翘；今又有一班小英雄，以强水洒洋服，令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，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。

（《鲁迅书信三·340409 致姚克》1934）

在中国，没有俄国的基督。在中国，君临的是“礼”，不是神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陀思妥夫斯基的事》1935）

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，实际上的不同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。这一世界中人，会轻蔑，憎恶，压迫，恐怖，杀戮别一世界中人……

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1935）

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，失了力量，哑了声音，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。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就是秦始皇隋炀帝，他会自承无道么？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，相率被杀，被奴……即以前清末年而论，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：鸦片战争，中法战争，中日战争，戊戌政变，义和拳变，八国联军，以至民元革命。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，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。“莫谈国事”，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田军作〈八月的乡村〉序》1935）

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，世界上穷人有份的，只有日光空气和水。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，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，他就晒不着日光，吸不到好空气；装不起自来水的，也喝不到干净水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靠天吃饭”》1935）

中国原是“把人不当人”的地方，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，国贼或汉奸，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。

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续记》1936）